

中国文联出版社



深山百灵

王振湖

宋素琴

序 言

陈长祿

黄河腹地——晋南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利于庄禾生长，适于人类繁衍。它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汉民族祖先——“丁村人”的故乡，是古代贤君明主尧、舜、禹建都的地方。我国传统文化，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产生在这里的很多。在这块沃土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产生了难以尽数的光辉灿烂的经典著作。

本书中的主人，算不上是杰出的，作品，也算不上是伟大的。但她却是辛辛苦苦、苦干实干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这顶桂冠，她是当之无愧的。

宋素琴同志，出身寒苦，经历坎坷。但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相信社会主义，热爱劳动人民。她常年累月深入街道陋巷、山庄窝铺，给小学生和乡亲们讲述曲折动听的故事。她以讲新故事为主，有时也讲传统故事。但不论新旧，大多数故事的核心，都在引人积极向上、奋发图强……那些哗众取宠、格调低下的故事，她既不

写，也不讲。她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好评，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赏和爱戴，先后获得县、地、省三级故事调演会第一名；在北戴河举行的全国首届新故事调演会上，她的演讲和她亲自编写的故事双获三等奖。在去年举行的安泽县首届文代会上，她被推举为副主席。

王振湖同志，长期在地区文化局工作，是分管群众文化工作的副局长。他为宋素琴同志的事迹所鼓舞，撰文介绍，并精选宋素琴同志所讲述的故事，编纂成《深山百灵》一书，并联系出版事宜。他要我为该书写篇序言，就我所感，仅书于上。愿我区群众文化工作者向宋素琴同志学习，搞好本职工作，同时也希望宋素琴同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91年夏于临汾

目 录

序 言

陈长谦

宋素琴作品选

别了，猫儿庄·····	3
核桃庄的年轻人·····	15
小山庄上的故事·····	26
我的姐姐·····	52
相见时难别亦难·····	66
小工头罗曼史·····	85
命 运·····	109
回娘家·····	127
一张欠条的故事·····	139
看你把我怎么样·····	154
一件小事·····	163
桃李丛中飘芳魂·····	178

深 山 百 灵

龙疮堆村的小哭女·····	187
山中的路啊，长又长·····	193
失学以后·····	201
初 恋·····	212
她又找到了“伴侣”·····	229
深山百灵·····	235
真金不怕土埋·····	243

宋素琴作品选

C. 100

别了，猫儿庄

凌晨，在一条公路旁的电线杆下面，站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女人的身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顺着小路爬山入岭，女行里路，便有一个村庄，名叫猫儿庄。在猫儿庄的东头有这女人的一间小屋，小屋里有她一条盖过十来年的旧被子以及一套简陋炊具。她就是为着收拾这些东西才回来的。她是不想见村上的人，才一夜没睡，独自不声不响地收拾好行装，没等天亮就赶来这儿等车的。

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远山近岭，白茫茫一片。公路上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她最担心的是今天不发班车，然而她还是带着一线希望，早早地站在这里等候着。

天冷得很。她不时将雪白的长毛巾往上围一围，趁着这个机会，路人可以发现她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她的小鼻子小嘴与一般人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一经安排在她的脸盘上竟是那么甜美可爱。一对酒窝镶嵌在她那椭圆形的白里泛红的脸蛋上，越发楚楚动人。她似乎并不注重修饰，然而天生的美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她好象故意躲避开“时髦”，只穿一件六十年代妇女常穿的那种普普通通的花布衣服，偏偏却显得格外素雅大方，别有风韵。倘若以貌取人，她完全会被人们看成是某高级首长的夫人。

车还没有来，万一过了七点钟还不来的话，她使得顺着这条小路再返回去。她犯愁了，她一见这条小路心里凄凉得很，她实在不愿意再踏上这条路了！

也许是这女人对家乡太没有感情了吧？

她二十岁结婚，泪盈盈推着自行车第一次来婆家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

后来，她和丈夫闹离婚，多次往返于大队与公社之间，走的也是这条路。

再后来，那只人面兽心的“狼”，第一次逼她答应那种事，也是发生在这条路上。

这条路消磨了她的青春，夺走了她的贞操。她不愿想它，不愿见它，宁肯一个人老死在外面，也不愿意再踏上这条路了。

已经是六点半了，客车还没有来。她焦急地翘首望着公路前方，她是乘坐从东向西而去的客车的。顺着公路朝西遥望，是白雪覆盖的群山。原先，她只以为往东走才能进城，往西走便钻进了深山。现在才知道深山后面还有平地，还有一座美丽的小城。她这一年多来就是在那座小城里度过的。

她与小城素不相识，是贸然闯进去的。

第一天晚上，她宿在公共汽车站里，头枕着小包袱，包袱里裹着两件旧衣服和一把剪刀、一个尺子。她心里反复思量：搞缝纫能行吗？人家城里人都穿得那么时髦。

然而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工商所很快给她办了营业执照，她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武淑芳。在成份一栏内，她整整齐齐地写上“富农”两个字，她知道现在不讲“成份论”了，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害怕。工作人员

告诉她说，在成份一栏内，也可以填上社员两个字。

城建局很快给她批了一小块地盘，允许她在这个角落的范围内立杆搭棚，兴建营业场所。出门人，借物难，她一双赤脚踹在泥水里，当钦使。城里人惊奇地看她。她红着脸，擦擦脸上的泥水继续干！

窝棚搭好后，她便把剪子、尺子挂在亮眼处，眼巴巴地盼着顾客来……

正式营业后的第四十天头上，收入整整五十元。她手中攥着这五十元钱，辗转反侧，一夜不能入眠。

倘若十年前的那天，她手中也有五十元钱的话，也许不会发生那次噩梦吧？也许有钱也避免不了的。那卡她生死的大红戳子，掌握在他的手里，她跳不出他的手心。

那时，她踏断了公社秘书的门槛，哭肿了一双美丽的眼睛，不是连一点效果也没有吗！

是他将大队出示的离婚条件证明书亲笔写好；是他喀嚓一声打开抽屉，取出鲜红的大队革委会公章摆在她的面前：

“淑芳，你自己盖吧！”

“我……不敢。”

“不怕！这点权利是我给你的。”

“这？”

“没事！——他妈的，太不象话了。好好的一个女子，就因为成份高了点，竟敢给人家介绍一个傻子，死媒婆子也太欺负人了。”

她直愣愣地望着他，感激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她终于咬着嘴唇叫了他一声：“叔……”

“嘿嘿，傻女子！”他狡黠地一笑，随后又一本正经地

问：“淑芳，离了婚打算往哪儿走啊？”

“回娘家去。”

“你娘家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我爹娘死后还留下一孔小窑。”

“那也不是长远之计，你不打算再寻个主儿？”

“不了。”她坚决地说，泪珠止不住簌簌滴了下来。这几年她已经伤透心了。

“我倒不反对你再嫁，不过，我不能让你走远！”他的两道充满邪恶的目光火辣辣地刺在她的脸上，犹如两把匕首直逼她的内心。

“淑芳，听我的话，哪儿也别去了，你成份不好，走到哪儿也不行。还是在咱猫儿庄吧，遇到什么困难，有我在大队暗中支持你，总还好办一些。你如果不想再嫁人，干脆一个人生活也好，反正有我关照呢。”

话已经讲明了，他要占有她，又不明媒正娶。也许是他惹不起他那有福有寿的“正宫娘娘”吧？也许是他顾忌到辈份不同的结合有失他的体面吧？也许是他考虑到这个和他的大女儿同岁的少妇做他的妻子有点不大相称吧？反正这个执掌着全村人衣食大权的四十三岁的大队主任，立逼这个二十来岁的落难女人向他表态的不是结婚，而是私通！

她恐惧了！天哪！他是什么样的人啊？霎时间，她觉得他是那么可怕。满脸络腮胡子包围了的一脸横肉犹如刑场上面孔狰狞的刽子手，他那由于欲火而耸起的一道道颤动着的皱纹也似乎是一个个张开的血盆大口，欲要吃她！

没想到，朝思暮想三年之久的离婚证书拿到手的时候，她的心却象铅一样沉重。傻丈夫固然可怕，犹且可防；这位

凶险毒辣的本家“老叔”却使她防不住，躲不开。在她领离婚证时，秘书对她说：“你欠男方的五十元钱，你们大队主任替你垫上了。”

她气愤极了，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扔给他：“我不借你的！拿这些东西顶了你的五十元钱算了！”

“哼！说得倒轻松，别忘了你的离婚证是靠谁得来的，别忘了你的迁移证还在我手里攥着。你飞不了啦！”

.....

想这些干什么？假如人间有一种健忘药的话，她宁愿多吃几副，将这些肮脏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好在小城里的人还不了解她的经历，她可以把低垂着的头抬起来，重新做人，前三十年已经过去，后三十年刚刚开始，西行的班车呀，你快快飞来吧！

谁想车还没来，倒走来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岁月的霜刀在他的额上毫不留情地刻下了老者的痕迹。

“淑芳，你真的要走了？”尽管他现在还是大队主任，但是当年的威风显然减了许多。

“你来干什么？”她那并不太高的语气中表现出对他极端的厌恶。

“淑芳，你可真的跑野了，一走就是那么长时间。”

“这用不着你管。”

“当然，这可不是当年了，不过，你也不要过了河拆桥，你孤身一人在外面，离了大队的支持，恐怕不行吧？”他可怜巴巴地说了这一番话，便仰起老脸，候她开口。

她昂首远望，旁若无人。

“淑芳，你种的那三亩责任田可是咱村再好不过的上等

土地，当时划分的时候，有我在场……”

“我不种了！”她打断他的话，气呼呼地说。

“还有，咱村今年秋天分苇子的时候，是按出勤劳力分的，每个劳力分五百斤，每一百斤赚十几块钱呢！因为你不在家，支部第一次讨论时不准备分给你了，后来我找支书个别谈了谈，才算……”

“我不要！”

“另外，咱大队决定凡是买电视的人家大队照顾一百元钱，这消息还没敢在社员大会上公布呢。大队目前只有八百元现金，只能先照顾八户人家，我给你报了一……”

“我不买电视机，用不着给我报！”

她说话一直是那么冲冲的，从始到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

“淑芳，好出门不如赖在家，我不相信你一个人在外面会有多好过。”

“这用不着你操心，反正在你猫儿庄强。”

“一天能收入多少钱？”

“五块！”她任意捏了个数字，口气却是硬梆梆的。

“其它方面？”

“都好！你快忙你的去吧！时间不早了，我也得准备上车呢！”看样子她是一句话也不愿与他多说了，他只好闭上了嘴。暂时沉默一阵，她翘首望着公路前方焦急地盼望着，期待着……

公路尽头远远地出现了班车的影子，她好象看到了救星，希望的火花在她的双眸中一闪而过，她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冷静，只是开始把地上放着的行李往身旁提了提，作好

上车的准备。

他着急了，客车很快就要开到她身边来，他能不能将她挽留^住，就看这几分钟的时间了。

“淑芳，你还是回去吧。不管咋说，你比我小，我不能看着你去外面受罪，只要我能当一天干部，我就想让你享一天的福。说心里话，我在村上动动口，比你在外面受一年都强。”

她没理他，只管提自己的行李。

“淑芳，你真的要变心了？”他脸上出现了绝望的神色，“别忘了你的迁移证还在我手里……，你还要回来分粮的，你还不是吃国供的，你离了大队还不行！”

“这你吓唬不住我！迁移证也不是我的卖身契！大队不给我分粮，我不要。车到山前必有路。告诉你，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宁肯饿死在外面，也不再吃你猫儿庄的一颗粮食。”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噙满了泪花。口气却是刚强而坚决的。这个压抑了多少年的女人，第一次义正词严地显示出她不可侵犯的尊严。

然而，她又有点暗暗担心，作为一个社员不吃大队分的口粮真的能行吗？既然面子已经撕破，她当然不需要他再象以往那样亲自坐阵粮仓，在秤杆上稍微动上一下，便三百二百的多给了她。她现在唯一忧心的是万一将来走投无路，再回到猫儿庄领粮时，他会不会一声令下：“不给！”根据他平时的为人，他会做出这种事的。他就曾经整治过她，那是在她不答应他的邪恶要求的那段日子里。他向生产队长打了招呼，专派最脏最累最不挣工分的活儿让她去干，天黑记工的时候，她眼睁睁看着别的妇女十分，十二分的记，而她只

能记五分。她把委屈吞进肚里，黑夜躺在炕上，望着黑处的屋梁整夜的失眠。她偷偷拿出爹娘的遗像，望着，哭着。一旦听到窗外有点风吹草动，便慌忙把像片藏起来，唯恐被那狠心的“狼”依仗权势，给她扣上“变天思想，欲报家仇”的罪名。

客车在她身边徐徐停了下来，她急匆匆地提了行李就要上车。

“淑芳，你——”他急得简直没一点办法，真想拦腰搂住她，永远不放她走。但他毕竟不是当年的主任了，人一老，胆量也小了，尽管他对她的“深厚感情”仍然一如既往，但他慑于满车顾客灼热的目光，终于没敢放肆。

“老头儿，不想活了？”小司机探出头来狠狠训了他一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身子还没有闪开，差点被撞倒车轮下面。

客车鸣着喇叭远去了，他直勾勾地盯着那车，希望她能从小窗口给他丢下一句留有余地的话，或者能给他招招手，或者能露出脸来，让他最后看上一眼！可惜，他所希望的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她刚上车时，他似乎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武师傅！”也许就是喊她吧？难怪她在他的面前态度变化这么大呢，从“黑子女”到“武师傅”，她的翅膀硬了呢！

客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奔驰。

她并没象他所猜想的那么惬意。她的难处很多，不过，她不对任何人说。

她孑然一身，谋生于他乡，说不孤单也是假的，可是谁

又是她的亲人呢？她父母早亡，兄弟姐妹皆无。在异性方面，她这半生以来只和两个人打过交道，一个是她想方设法甩掉的傻丈夫，一个便是这个人面兽心的“狼”。截至现在，她还不知道人世间的爱情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对男人，她所产生过的心情只有恐惧、厌恶和憎恨！她现在只想远远地离开他们，越远越好。

小城那边似乎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她的一把剪子，一个尺子，一台旧缝纫机和那三平方米的营业场地。虽然县城人还不甚了解她的手艺，虽然顾客还很少很少，有一天，只收入三毛钱，但是这三毛钱是清白的。她拿着这三毛钱出去买了一斤醋，到百货商场买了一个发卡儿别在头上，心头掠过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客车开始爬山，呜呜叫着，速度很慢，外面，风卷着雪粒不时地从车窗缝隙间吹进来。人们都下意识地缩缩脖子，拉拉围巾。她的两道秀丽的眉毛上面已结上了白霜，但她似乎毫无感觉，因为，她在想心事。第一件事，回去得先到房东家借一筐煤来，把炉子生着，免得人家顾客来了手寒脚冷，下次不再光临。可是这煤到什么时候才能还给人家呢？她不能不发点愁。

第二件事是立刻挂上营业牌。找一支毛笔来，亲自写上：早五点，晚八点。向顾客明确表示这里的营业时间不受“八小时”的限制。

第三是如果顾客们还不能发现自己已经在营业的话，不妨把裁案搬出来，自己守在门外等候。哪怕今天能剪上一件衣服，也能有几个零花钱，也能先买上几张麻纸，把窗户糊好。人一不在，街上捣蛋的孩子们一定又把窗户纸弄破了。

明天……后天……不，说不定得好几天，等挣够了三块五角钱，再到粮店买十斤粮来。从今往后，不再到猫儿庄领粮了，但一年四季老吃高价粮，够厉害的。如果能多吃一些衣服就好了，可是顾客怎么老也不多呢？是不是人家嫌自己是黑人黑户？上个月就已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有人来给公家做十条门帘子，就因为自己没法给人家打报销条子，人家不做了……顺着这条思路，她越想越深，万一人家要清查城市户口，自己是断然站不住脚的，比不得人家城市居民，理所当然地住在城里，拿的是粮本，吃的是国供，过年过节，加面加油。她就曾多次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人家城里人推着粮油理直气壮地从粮店里走出来。而她当时手里提着的只是用五块钱买来的一点高价米面。小城虽好，只怕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万一不行了，该往哪儿去呢？

“同志，你是晕车吗？”年轻的小司机似乎想讨好她，“请你坐到前边来吧？”

“啊，不，不是晕车，谢谢你，同志！”她勉强笑笑，很快又背转身去，面朝着窗外，不愿意让人发现她内心的痛苦。

客车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青年乘客，他从拥挤的站客中挤到她的身旁，恭敬地叫了一声“武师傅！”

“啊？你是……”她竭力搜索着记忆，但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面。

“你忘了？您还给我做了一套西服，挺漂亮的，这不，我身上穿的就是。”

“啊！是的！”她很快就认出了自己的手工，歉意地笑笑，心中暗暗内疚：这衣服的口袋上有个扣眼挖得大了一

点，她曾担心得一夜没有睡着，可是这位顾客来拿衣服时，却连连点头称赞，一点也没挑剔扣眼处的毛病。她暗暗感激小城人的宽宏大量，处事忠厚。

小青年十分热情地在她身边坐下来拉起了家常……

太阳渐渐升高了，在驶过山的背阴面后，天气似乎暖和了许多。金灿灿的阳光洒在银色的山岗上，有几株带雪的青松正在抖去素裹，露出苍翠的枝体来。啊！江山原来是如此秀丽！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的。她的脸贴着车窗，遥望着前方，脸上禁不住流露出微微的笑容。

刚才，这位家居小城的小青年给她带来一个巨大的福音。

就在她离开缝纫铺的这段时间里，曾有很多顾客拿着布料去找她。

县农行有五十套毛料衣服，因为面料本身价格昂贵，让别人裁剪很不放心，宁肯迟做一些日子，也要等她回来再加工。

有几个城镇待业青年，早就盼望她回去，想拜她为师哩！

“武师傅，你的手艺就是高哇！凡是在你那儿做过衣服的人，都给你当了义务宣传员，你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小青年不住声地赞扬她，并向她介绍说，他是最近调到工商所工作的。前不久，他看过一个有关个体手工业者方面的文件，象她这样的情况，只要本人同意，完全可以在城镇落户……

幸福的消息怎么就来的这么快呢？命运真的说变就变了，看来人还是有点耐性好，倘若在与那傻鬼结婚时，自己真